

抄

20

傳

哀公十四年至二十年



巳抄傳

不待中行伯乎

注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夫

莊子曰夫子命從即

注夫子謂荀偃

樂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

注從帥命為待也樂廆下軍帥莊子為佐於曰五口

即

伯游曰吾今宗也悔之何及多遣秦余命

注軍帥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

乃命大冢遂晉人謂之遷延之殺

後助記云宋本岳本藍本皇利本今作令与右莊合今案唐卷五本上作令

注遷延都良

樂鉞曰此役也招株之賊也役又今功晉之師也焉有二  
位於戎路

注樂鉞樂慶弟也二位謂慶將下鉞乃戎右

敵不取手與士鞅取秦師死焉士鞅反

注鞅士甸子

士鞅以記獻于三程范鞅曰范鞅是年奔秦定

元年後

樂慶謂士甸曰余弟不別往而子召余弟死而子來

是也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士鞅奔秦

注樂慶達於修誣逐士鞅也而女也

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

注臨少情慢不備也仲江宋公孫師之子

公孫師司城子仲也子仲江蓋以王父字為氏或

云仲江即公孫師也

向之會亦力之稱北宮括不書於向

注三情

書於伐秦攝也

注解自攝怒從鄭子矯俱濟注

秦伯向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秦伯

曰祀以其沐乎對曰然樂塵沐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  
盈乎

注乃盈一塵之子

秦伯曰何也對曰武子之德在民也國人思召公焉愛  
其甘棠沃其子乎

注武子樂善一塵之子也召公亦與於甘棠之  
下國人思之不害其物而作勿伐之詩在召南

樂塵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放沒矣而塵之怨  
人矣善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泣於晉而  
復之

注為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執奔

欒書書曰執君罪之大也而人盛稱之在共以私恩小

惠要結人心可知也而天之報之善惡分明而不欺貸

故士鞅之言以此

衛獻公戒孫文子寅再惠子公氏

注初成二子欲共其宴食

儀禮聘禮戒上介二水之注云戒猶命也君之於臣

有禮食宴食此蓋宴食而燕也予與臣共食身

皆服而朝

注服朝服待命而朝

正義云諸侯每日視朝其君與臣皆服之冠緇布  
衣素積以為裳禮通謂此服為朝服宴食雖非大  
禮要是以禮見君故服朝服

日盱不躬

注盱晏也

而射鴻於圃二子送之

注送公於圃

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注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

昭二十二年傳曰皮冠以召虞人又十二年傳言雨雪

子皮冠以出田獵又云右月子革夕王見之去皮冠

杜云敬大臣今衛君不釋皮冠是不敬也

二子怒孫文子為戚

注毛其黃白為之高尺二寸櫟園村司

注戚孫文子邑

服疏云巾弁為皮弁但冠異耳鄭注  
巾弁弁以韠弁弁弁韠赤也

孫蒯入使

注孫蒯孫文子之子

公飲之既使大師歌巧言卒章

注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漘采芣

采芣采芣賦為亂階戚術河上邑公州以喻文子居

河上而為亂亂大師當采芣也

大師辭師曹詐為

注辭以為不可師曹樂人

初公有嬖妾使師誨以琴

注誨教也

師曹鞭之公無報師曹三百故師曹別歌之以怒孫子

以報公之使歌之遂誦之

注怒孫蒯不解故

蒯懼害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

注蒯先公作乱

并如於戚

注如中子也

如与如字同

鄭語寄幣与賄焉幸注云幣妻于也文公二年行宣

中子如也

子使使駟載送其幣杜注云幣妻于也禮記中序米

尔妻如注云古友謂子孫曰如也太三罪女人指如子注云

如子中子弟也如蓋統一家而言也注云如子子未賤備

而入見於遠伯玉曰

口臨見召類其偏注云伯玉術大夫楚遠也壯子無一答也

子環臨曰成子安未遠伯玉見論語与孔子至交陳西風俗信云

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夫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

注伯玉遠理

長樂縣有遠  
伯玉曰新鄉  
有遠亭

以段移於  
伯玉遠理

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

注奸猶犯也

雖奸之庸知愈乎

注言逐君更立未和當差否

言雖奸犯君自馬知愈於今日乎及雖未言作亂逐

君之身而直在言外

遂行從近圍出

注懼詐作物速出竟

正義云聘禮及竟渴圍人鄭注云古古竟上為圍

以微異服識異言又同禮司圍注云界上之內也從

近圍物速出

公使子蟠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巨宮孫子皆殺之

注三子皆殺公子於孫子及盟之巨宮口近戚地

己未子展大奔齊

注子展衛獻公弟

公在戚鄆

注鄆衛地

前十四年釋文云鄆音鄆杜之衛地今在鄆鄆城案今山

左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舊城其即故鄆城

使子行誘於孫子孫子又殺之

注便往得和也子行居平公子

山井鼎云口之利本後人記云子行下其本有注字

今案唐季子本有注字今有本脫

公出常者孫氏也敗公徒于阿澤

注洛北東河縣西南有大澤

棠水經注河水又歷柯澤于左阿縣城城西街孫文子

則公徒于柯澤者也棠莊十二年公會商侯于柯

杜注云此柯今洛北東河高之柯邑猶祝柯今為祝阿

元和郡縣志東河齊秋時高之柯地是也大事表云

阿澤在今山東泰安府東河縣東北六十里有七

級上下二間為今運河所經古阿澤是其安

鄭人執之

注公徒因散軍於方公執之

昭虔云執追公徒也公出鄭散軍於方公執之今案孫氏既敗公徒追公蓋

鄭人執公徒也鄭人執公徒也

和月公使子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子射於公孫丁二子

追公

注二子使與差為孫氏逐公

孟子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一子其言月公

使庚公之斯斯與差字音相於名與此畧同抽矢叩輪



奔乘矢之身之与此相類正義謂不應一人之身有  
此二行古當是一時付聞之辭互有異也孔氏也游借  
補云宋三有公孫丁見昭二十二年

公孫丁御公

注為公御也

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行乎

注子魚廣公差禮射不求中

釋文云或一讀射而禮乎

射兩鞫而還

注鞫車鞫卷首

服虔云車鞫而還又馬鞫在李貽德云說文鞫鞫下  
曲左鞫鞫前也段注鞫木上平而下為兩拗加于兩服馬  
之頸是曰鞫鞫隸者作鞫詩郭奕作厄士喪科今文  
作厄毛傳云厄鳥喙也小爾雅廣器作扼云衡扼也扼  
下左謂之鳥喙釋名作扼釋車云楅扼也所以扼牛  
頸也馬曰鳥喙下向又馬頸似鳥喙口向下啄物时也  
若然鞫是大名其鞫下又馬頸謂之鞫上謂之鳥喙也  
云鞫車鞫左以鞫與鞫同體也今案說文自鞫一名  
楅說文云楅大車鞫也又名論語在輿則見其倚於楅  
也注云衡鞫也考工記鞫人衡任注云衡任謂兩鞫之間

又疏云服馬有二馬有一軌之在尻馬頸不出不說其  
云孫叔敖於林之三年不知軌在衡後蓋軌自衡亦曰  
也廣勅物之福獲車以學書游俠付乘不遇物車皆物  
曰物之軌之車則軌烏鳴軌下之物象蛇之行屈中蓋取  
此義

尸公佗曰子為師我知違矣乃反之

注佗不從丁學故言違指與公善俱退悔而獨還射丁

公孫丁授公嚮而射之貫肘

注貫佗臂

子鮮送公

注子鮮公母弟

及孝父公使祝宗告亡且告云罪

注告宗廟

此之及曰名神何若若者不可証也

注証欺也山三姜公適母

有罪若何告云舍大且而与小且謀一罪之先居有宗  
師以為師保而莖之二罪也

注謂不釋皮冠之比

洪吉原吉云石狂保師磨改作師保誤今案世世初

刻死也

余以中樞事先居而暴妻使余三罪也

詩蓋：先居之思以助寡居禮記鄭注引魯詩言

獻公与社於定姜内之姜作之方獻公志而思先居也

公以孝於寡人

告亡而已告無罪

注时姜在國故不使仍告去罪

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 惠棟云釋文曰厚成或作厚

陸清曰厚成叔考公世孫

津東事程氏本也本云魯考公生惠伯華其後乃厚氏魯語

文公別死厚敬子之宅考昭注厚敬子魯大夫厚惠

伯之後元孫敬伯曰也魯世家季氏与厚氏開雞徐康

按案呂覽有厚成叔在魯事內時以信者之馬

曰一本作厚也本云然厚成叔釋來本亦作厚也

親表者一厚成叔也厚與厚通也本亦作厚內行作厚禮記又作厚后左何或作厚

今案世本惠伯華之鄭康成禮記注華作華馬宗

禮引尔雅釋詁云華必為厚因必為厚一厚也且華

為堅厚之義故惠伯華字厚其後遂以厚為

氏也本亦作華也

寡居使瘠聞居不担社稷而越在他竟

注越遠也瘠厚成叔名

釋文云弔于衛本或作弔于衛侯：衍字也

若之仍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子

或作厚字異而

宋同 說文云厚字古

厚从后土或从

文 邑或有為誘曰厚

氏惠伯華之後

作惠伯華之鄭氏

記注華作華

高作華

為氏因乃厚氏

成子厚敬子固

子固疑曰字厚

高孫也皆按世本

而言然則厚成叔

乃敬伯同之子也

注執事術語大夫

曰有君不弔

注弔恤也

有臣不敏

注敏達也

正義云不敏不達於禮也

君不赦宥臣之不帥職增淫發洩

增讀如增廣雅之增惡也晉語底箴著滯淫注云淫久

如言君臣相惡已久而發洩至於逐君

其若之術術人使大叔儀對

注大叔儀術大夫

大叔儀出文公大叔儀即大叔文子二叔也叔儀二十六杜氏

世族語云儀侯也孫

曰辱臣不佞

佞才也

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去棄之以為君憂

悼去棄謂棄臣而去國

君不處先君之制辱弔辱弔臣又重恤之

注重恤謂憐其不幸也

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貶

注謝恤也

厚孫歸漢命語滅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

以守

有母弟以出

鮮即子鮮也禮記內則冬宜鮮羽注云鮮生魚也

周禮庖人注云鮮魚也鮮為魚故字子鮮曰單作

專者文

或檀其內或營其外能令婦半者人以邾寄魏侯

注邾者所滅邾國

邾與萊同衛侯奔者即禮之所謂寓公也寄之於邾以

寓公之禮待之出奔之君所在曰寓

及其復也以邾釋婦

注言其負

右宰穀位而非婦衛人將殺之

注穀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刺殺之

辭曰余不說初未

注言初從君死說之不獲已耳

余狐裘而羔袖

注言一身忠善唯少青惡喻已雖從君出其罪不多

乃殺之衛人立公孫剽

注勳穆公孫

洪亮吉云按史記衛世家曰孫文子寧惠子共立宣公

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徐廣云班氏曰又云衛殤

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

獻公與左傳異索隱曰在左傳作剽古今人

表作焱蓋音相亂字改易耳今攷秋字蓋即

焱字之誤高誘呂覽注又引作票票剽火焱皆

音同字也又按呂覽似順論慎小篇引此又作

立公子黜攻黜乃悼公之名呂覽誤

孫林父甯殖於之以能命於孫侯

注能盟會之命

衛侯在邾滅孫純次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

人曰衛侯其不乃人矣其言蓋立也亡而不復所以復國

注武仲不書未為帥

子展子鮮聞之見嬴純與之言道

注惟道理

抵孫桓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矣子午或較之或相之則在

入以手

注為三年平衛侯時付

輓之在前相之在後輓引史記刻敵借股較輓索刻

師降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遇羊天子之軍

注成國大國

正義云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五命四則七命  
賜國鄭立云則七未成國之名王以下大夫四命出封  
加一等五命則以方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地在方四  
百里以上為成國水鄭之言成國在唯公與侯耳伯雖  
與侯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成國也成國乃得半天子  
之軍未成則不也夏官序云大國三軍次國二  
軍小國一軍古當以公侯為大國伯為次國子男為  
小國也其侯王等唯有三等之命伯之命數可以  
同於侯其軍則計地大小故伯國之軍不與同於侯也

驍覽黃因為注云成國成千乘之賦也禮記坊記注云

古者乃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  
也成國之賦千乘疏云案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車  
車一乘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  
通溝洫之地則為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為八里故云  
六十四里出車一乘云成國之賦千乘在左傳成國  
不易也半天子之軍謂滿千乘則為成國是公侯  
之封也案千乘之賦地方二百一十里亦有略案  
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則是過千乘云不易千  
乘在其次地雖過其兵賦唯千乘故論語注云雖

大國之賦亦不是也

周為六軍所伐之大夫三軍所也於是知朔生乃盈而死

注朔知學之長子乃盈朔弟也乃盈生而朔死

去有召南云史記索隱引世本云上壯子首生武子營

營生莊子朔生悼子乃盈生文子

生知伯瑤按此則朔為營

乃盈生而武子卒三叔求衣亦物皆未可立也

乃盈生六年而武子卒三叔求衣亦物皆未可立也

注喪士勤子十三年前營生士勤卒其子皆幼未任為師

故新軍七年則遂舍之

師曠情和晉侯

注師曠云晉侯大師子野

莊子駢拇篇釋文云師曠司馬云晉侯大夫也其古

音詳能致鬼神史記云墨州南和人生而年目

王通注之謂章句云師曠聖人字子野生於目而善

能

晉侯曰術人出其居不亦甚乎對或云其居山其甚良

乃將受其言而刑淫者民也子差也水天

局受其言父母仰之日日敬之有神也畏之也雷霆

得酸東令刺能破愛若慈父畏若神也夫射陳

一作知徐五甲  
申一作甲



殊後碑則百姓敬之天神祇愛之如慈親太傅等  
朱鄉之恭侯胡公碑其下生之日月皆奉此符文

其可出乎夫居神之主也民之生也若因民之主臣神之祀

初向新序及說苑皆引作田民之性主神之祀國

語上者此之釋文之作云本或作之祀

百姓從生社稷之主將安用之弗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

居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居而為之貳

注貳師佐

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侯有卿之置例

室

注例室支子之官

大夫有貳宗

注貳宗之子之副貳左

士有朋友應人王商自七隸牧園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之

善則尚貴之

注尚貴謂官攝揚

正義云此言天子以下皆有臣僕以輔佐其上而下之

貴上不以奉以貨財唯當延其譽之耳故尚貴

謂官攝也

道則一也

注則一也

皇則救之

注救其難也

失則世罕之

注世罕一更也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

注補其愆過察其得失

史為書

注謂大史周官四書

替為詩

注替之曰左為詩以諷刺

周禮語云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替陳曲書

注云公以下至上士各獻諷諫之詩替陳樂曲獻之於王

是之替為詩也

工誦箴諫

注工亦人之誦箴諫之辭

周禮云師箴腹賦瞽誦察工亦其人皆替在替為詩

是有勸諫之辭可以歌成諫不可歌直言其事故誦之

以告其君也

大史規誨

注規正誨海其君

士傳言

注士傳不乃徑達聞居易失傳告大夫

案傳言不必專告大夫使君聞之而已

庶人謗

注庶人不與聞居易則非謗

周語云庶人傳語二即謗語也書逸云小人怨女罵

女用語厲王虐國人謗王蓋謗之是諫君之數也

商旅于市

注商旅也陳其貨物以示財所貴尚

劉炫云王制言巡守之書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

惡志淫邪辭鄭玄云市與市古賈謂物貴賤厚薄

也質則用物衆淫則侈物貴此二彼類彼上觀民中民

觀上今案觀之於市說文則同尚之美惡不知故之誅之類

如旅之是商商旅皆擇于市故云商旅于市也

百工獻蕝

注獻其技蕝以喻政也

周禮考工記云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

百工鄭玄五材各有工言百眾言之也周語工諫事注云

若匠師慶諫丹楹刻桷所謂工執蕝云多以諫也

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眾

注道人行人之官也木鐸亦吾金鑿絢於路求歌謠之言

案此在儀古文增註之篇引此而截去每歲孟春  
而以正月孟春結之於後以統上文言失常之事貴  
賤皆以禮之同禮之道人之官孔氏謂為宣令之官  
乃歎令已辱臣下工使之誅也

### 官師相規

注官師大夫自於規正

今案相規謂規正君与工執斨之也以誅為結上之辭  
孔自相規正也王左麟云官師相規注謂官眾係  
案十五季左行官師後單註公注天子官師非師

也學賈誼侍官師小吏注云一官之長今案此是但  
結上文之辭官謂公卿大夫在位之官師為師用禮又  
有族師甸師縣師牧師屬多稱師左故曰官師此統貴  
賤言之也

### 工執斨以誅

注所謂獻斨也

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誅失常也

注有道人徇斨之也

果應繩引詩氏請禮志特云表記事君遠而誅  
制禮也孔疏云若与君疏遠強如誅諍則是福

佐之人坐視自達也。惡案此意甚正。石梁王氏謂  
此犯孔子之言過矣。又孔疏云：凡誅左若常時，  
天子誅臣，大人誅侯，士人誅大夫，三人唯大臣以誅若歲  
初則貴賤皆以誅之。案十四年左傳：師曠對晉侯曰  
王以下之，此皆孟去之。月上下皆誅，故引夏書曰  
每歲孟孟，道人以木鐸徇於路，是也。惡案此又可  
見遠臣之誅亦有時候。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

注肆放也

以遂其淫而亡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注侍善師曠能因問盡言

師曠之言與孟子臣重君輕之旨相合。孟子又謂殘賊

之人謂之桀，夫所謂一人肆於民上也。降及今日，又將以

無君治天下矣吁

秋社之子乃席浦之殺故

注在首章

子重義師于棠以伐吳

大中表云：棠，分江南江寧府六合縣堂邑。涂塘，即此

亦名瓦梁河。孫權築堂邑涂塘，以淹北道。晉武平

吳使王佃出涂中。太元四年，謝石帥舟師屯涂中。南唐

何延錫建言六合西二十五里有偃曰瓦梁水合五十四流  
輻湊吳堰中兩橫斷羣山回環據天經而絕地緯之  
要在梁履繩云楚棠邑與吳接境故師次于此昭廿  
年棠尹尚之弟員奔吳不可證今棠棠字記六合  
古棠邑晉立棠邑郡因改六合郡清廣郡為六  
合縣今仍之詳書地理志臨淮郡棠邑郡因志  
註曰白棠三棠古字通

吳不出而還于棠殿

注殿軍後

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溢要而擊之

注臯舟吳險泥之道

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注傳言不備不可以師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

注將昏于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溢  
舉其終

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  
師以表東海

注昨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

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

注繫發聲

作懷云

貫達作不壞服虔曰懷柔也繫蒙也賴恃也王室之不懷柔法侯恃蒙齊桓之匡也李貽德云服以王室東遷不能懷來列國匡也王室實齊桓倡之故此言為指齊桓正義引孫毓云案舊本及賈氏皆作壞杜雖不注當謂王室之不傾壞在唯伯舅大公是賴也上文不言桓公不得為賴桓公也案上文云世胙太師自推太公後言之且太公輔周之時周道方昌法侯震疊不容言王室不懷釋其則辭意不能懷來自指東遷以後而齊桓實首

尊周室此云伯舅斷桓公無疑若東遷之前夷厲之世王室亦有不懷此時齊之先君無功于周不當數也服謂賴桓匡正深得賜命之意至杜本懷作壞則云王室之不壞唯伯舅是賴是言王室幾壞賴而伯舅以不壞也豈非亦指齊桓若太公時正開國之初何容計及壞與不壞乎今案服氏之言是也上文言世胙太師以表在後蓋指太公以後而言自出虜以遷至於東遷後王室已微其不至於壞者賴有桓公尊周室耳

弟不能釋反太公

今余命女環

注環者齊宣公名

茲辭魯氏之典纂考乃祖考公季乃舊敬之哉古唐

朕命

注纂考也因昏而加褒顯待言王使不終命有功

晉侯問術於中行獻子

注術術逐居當討否獻子荀偃

對曰不亦因而定之術有居矣

注謂對已立

伐之未可以為志而為術後史佚有言曰因重而術之

注重謂不可移就術矣

仲虺有言曰亡在術之亂在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

注仲虺湯左折中

書仲虺之法也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

昌明也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

君其定術以待時乎

注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

冬公會于戚謀定術也

注定立制

荀偃為狄君之賊故為術謀也臣林父等以成其



弑君之乱悼公为所惑失霸主之美矣

范宣子假羽毛於晋而弗得晋人指貳

注析羽为旌王在游車之所建者私有之因谓之羽毛

宣子闻而借觀之

校勘记云毛乃旌之误当改正注曰正義云周礼司

常掌九旗之物名全羽为旌析羽为旒道車載旌

車載旌鄭玄云全羽析羽皆五彩采繫之於旌旒

上之所谓注旌於竿者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道車象

路之王以朝夕燕出入游車

武作

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園

禮有夏采之官鄭玄云夏翟翟羽也禹貢徐州貢

夏翟之羽有虎侯氏以為綏後世或去故染鳥羽象

而用之谓之夏采言全羽析羽在翟者全取其翅

或析取其翮故有全析二名也此事范宣子假羽毛於

晋宣四年晋人假羽旌於鄭皆假之也國左或音制作

巧異故因而借觀之

林之子至襄四年自伐曰天奉將死遂言西謂子庚之城郭

注事本原見十一年衛公子慶公于儀因於城郭亂事

未如記于襄別能而未暇故卷一言見意

君子謂子至襄忠君為死不忠增其名

注謂前年信君為共

劉昭云江陵縣北  
十餘里有紀南城  
楚王所都南有  
口郭城子至襄所  
城

將死不忘衛社稷，不謂忘乎忠民之生也。詩曰：好歸於國，多民所望也。

注：詩小雅忠信，為國言德，好歸於忠信，即為多民所

瞻望。

都人士疏云：服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今案

禮記緇衣引彼都人士首章，鄭注云：此詩毛氏有

之二，三家則亡。詩疏云：今韓詩實有此首章，對

三家列於序官。毛詩後出，不得立故，服虔以為逸

詩，今所云都人士首章，有之。則疏中語也。

十五年去宋，向成未聘，且尋盟。

注：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亮之盟。

見孟獻子尤其室。

注：尤責過也。

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生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

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

注：行言獻子友于兄，且不敢問其室。

問非也。室美大而委責於兄，又言不敢問，蓋自飾

也。

官師送單靖公，逆王后于之，即不行，非禮也。

注：官師，刺夏也。天子官師，非師也。刺夏，獨送魯告。

昏故不書單終公天子不親昏使上仰逆而公監之  
故曰仰不行非禮

趙匡云左氏之官師送單終公送王后于者若有單

公行不右不書

今案杜謂別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終  
公行言尤詳命今別夏獨過魯告昏未有不

單公始知妾公穀皆曰過我之礼也豈有天子既后將為

天下母而得云外逆女不書故知為別夏送之礼

乃書以示譏使仰逆即當之耳推此而言知當使

仰逆也所謂外逆不書也謂所保於外國娶則礼

一不書今案鄭祭法云官師中士下士也釋例云

元士中士稱名下士稱人劉夏為天子之官師非仰故

書以譏之或謂單終公途當不行故劉夏獨逆之不知

仰而後也

楚公子午為令尹

注代子玉襄

公子四能戎為右尹此為子馮為大司馬

注子馮叔敖之子

正義云案世本為艾穰是孫叔敖之兄馮是艾穰之

子則馮是叔敖兄之子也杜集解及釋例皆以為

艾穰叔敖為一人馮是叔敖之子世本對寫多誤

杜當考曰其真沈欽韓云櫻疏引杜預以子馮為

叔教之子刊本作子誤

公子蒙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薄到為莫  
教

注屈到屈薄子

替師屈之子

杜之語注屈到公子之子也

公子追舒為箴月

注追舒莊王子子南

呂覽見去誘注杜之有箴月之官誅也

屈二為連月

服虔云連月射官言射相連屬也李貽德云同

禮保氏鄭司農注五射射有參連之名故知此

連月為射官也正義曰若是主射當使養民由基

為之所以使由基為宮殿月素能不用宣以為能

官人之選案用行射人禮經司射不為詔相射

儀主案射子不必精以養也乃授以職若以為

案射不用和官人則宣十二年射禘楚莊百官案

物而動楚之能官人以此時為盛乃之衰老案為

連月不使養叔為之仍獨於此待終之乎

養由基為宮殿月以歸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

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之觀心

注云覲觀以求幸

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

注詩用南之寘寘也行列也周編也詩言嗟歎言我

思以賢人置之編於行列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為急

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注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

也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甸其外曰侯服

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為一服

不言侯男略舉也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爵盜在宗

注亂在十年

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叔納賂于宗

注三子之父皆為尉氏所殺故

子西即公孫夏子駒之子伯有即良霄子耳

子子產即公孫侈子國之子

以馬四十乘

注百六十匹

與師伐師慧

注宋師也伐慧其名

三月公孫黑也為質也

注公孫黑子哲

案公孫黑子與日與子西昆弟

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駢副司有與之良司臣而逸

注賢而放

注所季武子武子宣其也

注子罕以司臣記季氏

齊國志魯國十縣

注齊人醜三人也

注三人姓女父尉副司有

師暨也宋朝將私焉

注私小便

其相曰朝也

注相師也

慧曰名人名相曰朝也何故也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

人豈其以千乘之難於易淫樂之勝必令人焉故也

注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殺三盜以賂而

歸之是垂淫樂而輕國也

子罕聞之因請而歸

注言子產罕能改過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

注不畏霸主故敢伐魯

於是乎城成郭

注郭郭也

我郭人伐我南鄙

注之貳於晉故

使告于晉：將為會以討邾也

注十二年十四年魯人伐魯未之討也

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注為明年會溴梁也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驪送葬

注夏子西也言初侯也晉故師共喪

昭三年仲子大初曰昔文王之霸也居喪大支而

即共葬此蓋從文王之制

宋人或曰

曰臨見宋之野人耕而得玉即此

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

注玉人能治玉也

玉人以為石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玉也

玉為石者以與我皆喪也石不若人有其玉

言人多有其玉我者我之玉爾有爾之玉也

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

注言必為盜所害

細此以請死也

注請免死

子罕嘗其其里

謂置獻玉於己里

使玉人為之攻之

注政治也

當而後復其里

注當玉曰當

杜用昭注見周禮大宰疏引

十二月鄭人有身堵狗之妻而得汝范氏

注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於晉范氏鄭人既謀女父

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存其妻堵范氏先歸之

傳言鄭之有謀

釋文云狗本或作苟鄭之此舉西環鄭意

釋中曰防患未然之意

十六年春齊君將公公平公即位

過平公悼公子處

平公立二十六年至昭十年卒

羊舌肸為傅



注所叔向也代士滙濁

傳也傳也官二十六年注云大傅孤師士人以中軍之將並  
之此職也論官之大小皆可並之任是職在必其人所以為師

注天子三公夫人知國叔向為上大夫見昭以其為師

傳也周氏附論云外傅晉司馬侯和羊舌肸習於去秋故悼公

張君臣為中軍司馬

使叔向輔太子彪今平公即位所為大傅以此

注張老子代其父

祁奚棄韓襄欒盈子鞅為公族大夫

注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職就南宮韓襄

七年志子也

馬宗彊云祁奚將是祁午祁奚已於襄七年注

老矣無復為公族大夫之事欒盈子鞅於十四年奔秦

秦注於晉而後子盈在秦不久即歸晉故此一

年使西公族大夫陳厚耀去秋世族謂定元年復

恐有錯誤欒盈史記作欒盈是年表上同

虞美丘書為乘馬御

注代程鄭

改服梁原傳云廣輅丘字注云虞美丘禮姓一書有虞丘書案通志以虞美丘為三百巴  
服書固以巴為氏左不引虞丘書為證而云三百巴

注改葬改喪服修官選能曲沃晉祖廟燕冬祭也

注五月而葬改喪卒哭作主然後正出公於廟今晉

通志氏族略云世本  
晉鄭厥生去忌去  
忌生欒：生子盈  
為韓言氏

虞美丘子也  
書有楚莊王  
叔殺自代  
不據此則不  
虞美丘子也

踰月奔作主而逃秦付之言晉將有漢梁之合也  
東山葬

馬宗璉云脩官疑是助祭之官

警守而下今云于漢梁

注取以左行改曰下

警守謂甲警國都守備而後亦行威十六年設守而

後行同此預備不虞之意音語本注云東行曰下

命歸侵田

注涉侵相侵取曰田

以我故執都官古昔誓年比公

注和年比昔子號十二年十四年昔人侵魯前年都人伐

魯平將為魯討之悼公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子

且曰通者杜之使

注水亦古昔居之此地為號年比昔當是地名

注都昔在齊杜之往來道中故并以此表之雅書執在

去支盟下改盟而後告

一晉侯與涉侯宴于溫

溫注今河南孟縣東北十五里溫本周畿內地後昭晉孤

濬為溫大夫潁置縣屬以內郡蓋有溫泉以此為名

使涉大夫舞曰歌詩士數

注歌古詩也當使各以義歌

古之歌必與舞相也故詩曰式歌且舞歌與舞必俱其

類以承上使汝侯舞與德歌在非同

者高厚之詩不類

漢書有二心故

若唐不以此三言合

案齊有賦志心故意使之不類

荀偃怒且曰汝侯有異志矣使汝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

注齊為大國高厚若此知小國必當有臣也

於是叔孫豹晉荀區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蕞小

邾之大夫盟曰曰討不庭

注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得舉小邾以包之

庭直也詩韓奕蘇不庭方王傳罔語以待不庭不庭

之惡也齊注並云二庭直也

許男許男遷于許

注許男叛林之

許侯遂遷許二大夫不可一晉人婦汝侯

注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

鄭子驪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所侯之師

注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

鄭臣晉以報私怨

穆叔從公

注送公歸

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公會鄭伯為夷狄也

注夷狄也書秋莊魯子所記不與外子同左客主之言所

以為又因高墨也魯師每公會公侯去秋也機故於此示

例不先書主兵之前偃而書後至日鄭伯時皆所侯也

夷義取皆平故曰公會鄭伯

正義謂舊史當書荀偃在前今仲尼改之是先

書荀偃而書鄭伯以羊休書書書義取所侯之大夫

與鄭伯尊卑皆平此左氏置法不知所侯與大夫尊

卑本不相同書法自是正例不以為夷也

夏六月次于械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

注械林函氏皆許地

大夫表云此許即棠也襄許見成昭九年遷許于

棠遷方城外于許杜注許棠遷于棠因謂之許是也

械林在今河南之開府棠縣東北函氏之在棠縣北

晉荀偃稟廩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

注晉師初進楊梁役在十二年

楚公子格及三百師戰于湛阪

注襄城曰汝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

水經汝水注云汝水之北有長阪蓋即湛水以名阪

潞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

潞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

水九曲北入汝

潞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

潞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

二十里有昆陽城

林之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

注不書不若

史記韓世家索隱云方城楚之北境

又為漢道西周策云方城楚之北境

辛林之平王實太子建於城父

其將以方城之外叛

復伐許而還

注許未遷也

秋齊侯圍郕

注郕魯孟氏邑

孟孫子連

注孟獻子之子

徽廣射云也

西北有蒲城

潞縣北有蒲城

楚之北境

齊侯曰是相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逐寧海陸而還

注海陸魯魯道

周氏附論云海陸是魯魯北境之隘道宣十二年公斂

安父曰陸成齊人必至於北門是為近齊之邑也

山中斷曰陸此山當在齊魯界上

冬穆叔出晉且言者故

注言者再伐魯

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

注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

正義云僖三十三年傳云凡君薨死在年而禘而作

主特祀於主亦云禘於廟以年正月己丑於西

沃仍云未以禘祀知其禘祀是三年喪畢之吉

祭也馬宗理知禘此禘祀為小祥後建廟時之祭禮周禮魯人廟用修節注謂始禘

時自饋食始賈疏云禘謂練祭後遷廟時以

其宗廟之祭從自始死以來左祭今為遷廟以

新死在木主入廟特為此祭故云始禘理業此

禘祭雖曰於吉祭而其祭獻之禮如特減故鄭

注自陳食始

與民之未息

注新伐許及楚

齊侯曰是相勇去之以為之名遂遂寧海河而還

注海河魯名道

周氏附論云海河蓋魯北境之隘道宣十二年公斂

宣父曰陸地成者人必至於北門是為近齊之邑也

山中斷曰河此山當在齊魯界上

冬穆叔出晉且言者改

注言者再伐魯

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

注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

正義云僖三十二年傳云凡君薨死卒哭而禘二而作

主特祀於主至一而禘於廟於二月也蓋於四

亦澶又送呈襄公傳病之者清考二冊受業承

柱矢者已全數至其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上矣訖其宗廟之祭自始矣以奉者祭人合為一還廟以

於核為禘此道禘也其祭者獻之牲則精減於鄭

夫子夫人道也受業仰公謹也

注自陳公也

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桓邑之地是以  
大將漸邑之為之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注庶幾言來救

比執事之向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折又

注折又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折又詩人  
責折又為王爪牙不備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名  
所止居

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內恤社稷而使魯及此

注及此魯

見其泥宣子賦鴻鴈之率章

注鴻鴈詩小雅率章曰鴻鴈于北哀鳴嗃嗃唯此哲人  
謂我劬勞之言魯有憂困嗃嗃然若鴻鴈之失所大白  
鴻小曰鴈

宣子曰自右此敢使魯左鳩手

注鳩巢也

案釋詁云鳩巢也正字通云國有兵寇則民人不自  
巢聚也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寧字也

注司徒印陳大夫寧字不設備

衛孫蒯田于曹遷

注孫蒯公卑都不設備



注越竟而猶孫蒯林文子

得書西域傳注云隨者依深險之要開通行道也

詩采采芣苢云隨道也

飲馬于重丘

河重丘曹邑

大平表云曹案字記重丘在乘丘縣東北三十一里得乘

氏汝城在今曹州府曹縣東北五十里又表二十五里曰盟

于重丘杜注者地在今東昌府城東南跨在平縣界

浮置重丘縣杜氏以注而國乃方輿紀要謂東昌

之重丘為曹北境之重丘曰盟于重丘即統取古似誤

梁履繩云案重丘古國名逸周書史記解曰徒

陽疆力四征重丘實之美女徒陽路史國名國名紀謂曹

之重丘引此傳為證是也今案一統志重丘城在曹州府

荷澤縣東北通志在泰安府泰安縣東南六十里

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

進詢罵也

曰親逐而君不又為厲

注厲鬼杜氏逐君在十四年

用禮書序古官司厲注云能取為惡曰厲

言逐逐君去尔以惡首厲謂云厲惡以杜氏未死不曰謂

之鬼

是之不夏而所以田乃夏街石買孫蒯伐曹取于丘

注孫蒯不書紀年

曹人想于晉

注乃明年晉人執石買伯

晉人以其未以志于我故

注前年國成辟孟孫子

孫蒯侯伐我北鄙國為厚國滅於于防

注防滅於邑

防自周顯王無事於防  
注防滅於邑

陽之厲定七年齊人掃鄆陽閔先自為齊取也八年陽

注陽閔在泰山能  
平縣在旅松近防  
地之魯師畏齊  
不敢至陽

虎入謹陽閔以叛九年伐陽閔齊世家威王六年魯伐我入

陽蓋又為齊所取矣今在竟州即宣陽縣在北有陽閔

城今案據志陽閔城在竟州齊世家陽閔城在秦

齊世家陽閔城在秦

卿叔伐滅疇滅賈帥甲三百齊師送之而復

注卿叔伐叔果伐滅疇滅賈滅之昆弟之子子與滅

仇共在防故夜送滅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

注賈為疇滅宣叔之子

齊師去之

注失滅仇故

齊人獲臧堅

注堅滅從之族

齊侯使宿沙術唁之且曰無死

注使宿沙術自殺

宿沙術云而生曰唁而生見獲故曰唁也

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稽於士以  
杖扶其傷而死

注言使賤人來唁已足惠賜不終也凡沙術奄人故謂之刑臣

服虔云言君義已故來唁已足惠賜也謂已無死不

以言我君已足不終也今案是說勝於杜注杖為弋也

假借說文云弋檠也杖乃新子樹今雅曲曰弋杖代弋說

文云杖挑也釋文傷本一作高音羊唐卷子李君賜作

君之賜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注之所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

宋華元卒其妻曰弱自卑比之室

注居閭之弟自卑比閭之子弱侵易之

弱比心自卑比乃弱

便賊殺其室華吳

華會食記世譜云華督生二子曰季曰季老

家見文  
十六年

季老見成十五 季老生之鄭二生善之生吳今案此厚

年誤作秀老 超其秋也族譜謂秀老為宗軒者

分祀也信異

賊六人以鉞殺法盧門台左師之後

注盧門宋城門台向戌邑後屋後

說文云鉞大鉞也一曰鉞也刀裝古版注鉞為云鉞士刀也

端可以披決因取名云管管子向為衣夾鉞鉞注云鉞而刀鉞

也五臣曰天都賦云鉞而刀以昭二十七特庚之以鉞正義云

說文云鉞鉞也則鉞是鉞之別名大書表云鉞城古蹟

志徐州沛縣有合鄉近志合鄉在嶧縣西北 案沛縣屬

府嶧縣屬山 東大元州府 晉滅偃陽以封向戌是就其初封也

縣本據壤

左師懼曰老支無一罪賊口自平比私有討於口夫

賦傳言自平比私討

遂出其妻

注述曰夫妻也

五行志引伯作就其妻

曰界余而大爾也

注界与也

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故宗國之政必遂

左師曰臣也三所之大臣不頓國之恥也不出其意也

服虔云蓋言左師身應聽之志而蓋

不義之人故尤之今案向成祇被一身之利害而廣國

宗之政刑向成賢也而乃託辭於國恥蓋之豈能掩

人之耳目乎

乃舍之左師乃已短策焉過華臣之門必聘

詳忠昭慶云策馬也揮也自乃短策焉過華臣之門助

御也擊馬而馳也甚也今案說文策馬也華也華

所以擊馬也揮也杖也也也華也也字揮也假字

十二月甲午國人逐瘵狗瘵狗入於華臣氏

釋文云瘵字林作瘵說文曰瘵字下引去秋行曰瘵犬

入華臣氏之門是左師古文本作瘵也瘵本在之門二字

惟論傷感新篇引與說文同說文云瘵也見瘵瘵病也非

國人逐之華臣懼遂奔陳

注華臣心不自寧見逐狗而驚也

案君子遠不道黜國陳為宗黜而華臣奔馬也

誅也

宋皇國又為大宰為平公築臺於曲辰功

注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也

子罕請侯曲居功... 畢公弗許... 築左廡曰澤門之哲矣  
與我役

注澤門宋在城南門也白王國文白哲音而居近澤門

沈欽郭云詩疏引云泉門之哲釋文云本或作泉

史記天山官書其宅大國黃澤音澤澤誤為澤注

宗乃音澤為澤音子王正朔為澤字天下而制之

馬融廣成頌泉字陸山列子天瑞篇生其壙澤為

也釋文音泉又成泉縣郭景東史澤皆是成泉續

郡國志作成澤音是泉之誤東觀記成泉令印

白羊字為白下羊丕印四下羊刷印白下人人下羊印

一印長更印文不同白羊字為四下羊則白澤字蓋

洋人相沿之誤故泉澤互易孟子魯君之宋呼于

堙澤之門趙岐云堙澤宋城門名是此澤門方輿紀

要括地志宋在城南門曰澤門作泉也今案白澤澤曰

字孫叔敖碑云水大泉澤音之利委者以為澤字服虔

字書注云白澤澤也詩鶴鳴于九音澤音澤父音為九

折之澤或以禹方壘注澤名其音案盟注澤在故宗國

微子而封之東北此自為南門耳睢陽故城在今商丘

縣南東南門曰堙澤門括地志所謂宋在城南曰澤門是五

經文字云哲從白相承多居日能也

曰已中之勢山泉壑我心

注子罕千里宅而居邑中

子罕聞之親執朴

注朴杖也

朴非木也乃為杖

案後文云朴木皮也後人因改為執位手而說文云朴

字錢大所謂鄉射禮注朴所以撞犯者在古人正用

木皮持人以為教習之刑蓋上想當無可

以行築女而扶其不勉也

扶筴毅手也

曰吾信小人皆有園廬以辟燥溼濕寒暑者

注園謂門戶閉塞

管子八觀注云園扉也公羊莊十二年什注云園門扉也管

子八觀注云園之扉也扉即門扇也園為廬中之門也所以有閉

塞之義故虛實兩用之柱門之有虛實二義也溼乃

溼之假借今經典多少以溼為溼呂覽春秋重己篇注

今君乃一臺而不連成所以後乃役

注役事也

德去乃止或向其物子罕曰宗國區之而有祖有祝福

之孝也

注仔善子罕多信

抄在篇注下

燥謂陽炎溼謂

雨下露柱之藟招魂

注云溼冬凍寒

則有大屋覆之天溫

室風夏身熱則

有洞室陰室其四

寒涼也

梁履繩云書云適正義云以言名神謂之祝神如祝謂

之祖左傳曰宗國區之而有祖有祝詩曰侯祖侯祝案詩

什云佳作侯祝正是祖祝意小異可案祝兼頌詩故昭二十

美云作即古祖字年什云祝有益也祖之有損叫云有祝有祖正因區故作

毀譽之辭也書疏言小異於義尚檢

奇曰安桓子年

注曰安嬰父也

史記安子年云安子仲嬰女萊之弟維人也索隱云名

嬰女平溢仲字父桓子名弱也正義云安子奇記云奇

城三千里有乘安即是平仲之邑澤為乘安縣屬

古密國在劬云故萊夷維也今山東萊州府高

密也縣是

曰安服女鹿禪練斬

注斬不備之也練在劬云鹿禪三升布

正義云表服斬衰裳付曰斬女仍不備也馬融云不

備不備也謂斬布用之不備其端也衰用布為之

廣四寸長六寸當心故云在劬前也表服付曰衰

三升鄭玄云布八十錢為升然則付以三升之布之

曰鹿禪故謂之鹿禪也鹿禪布為衰而斬之故以鹿禪練

斬為文之次今案儀禮記鄭注及後序書注俱作衰



是又沈歆幹云鹿醜陳斬去其後存齊斬之間謂縗  
亦三升半而二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為正緝細五則屬  
于鹿醜也然則士与大夫異其有鹿醜斬袍者未明大夫  
以上乃能備儀也飾士以下則以居服居之斬衰為其父  
以居居而服之齊衰為其母与兄弟亦以他人為  
高行也疏云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緇衰疏中鹿醜也  
業衰服緇衰疏履注云疏在鹿醜也此謂受服之人較  
鹿醜不出斬衰之尤至鄭以不及為鹿醜杜預以過為  
鹿醜宋謂鄭記与此傳俱非正禮然謂貴而可許其親  
則每室一鄭義者云賤而不能免其情為愈也若其心

禮則有衰之情雖強之食曾子固之自夫子達豈有  
貴賤之別哉

首經帶杖常履

注首麻之有子去取其鹿醜也今本其誤作甚杖竹杖也常履草履

心義云喪服云首經杖常履何者不言杖之言為杖

帶者若受帶則謂之經故表服注云麻在首在受皆曰經

喪服何曰首經在麻之有貴者杖竹杖也表服何作首經杖竹杖

帶者經帶也今本去馬融云以貴者象木實象麻之有子也

其之鹿醜惡故用之也且去麻之是鄭志士喪經注云首

麻去其貌首服重去高履惡喪服為此何經帶杖三升

皆有身下言其色皆首之鄭云麻石首有要皆曰經  
叶謂首經又凡喪禮服冠纓帶履皆象言時亦服但  
多之使處惡身喪服行云菅屨去菅非必非去履之別  
名

食粥而居倚廬寢苦枕草

注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唯枕草耳然枕草亦能表  
服正文

食粥而居倚廬寢苦枕草  
粥二與粥同字文選間居賦注云粥與粥音義同  
儀禮士喪禮夏祝粥而餘飯釋文云粥而本又作粥二

字古並通用也正義云喪服傳文及士喪禮記皆云居

倚廬寢苦枕草出歐陽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是此禮

與士喪禮畧同其異在唯彼言枕草此言枕草無枕

出乃且禮記及喪服傳身三祀喪服正文杜意言

古禮未必每枕草之法也居倚廬寢苦枕草鄭云云

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苦苫編高案也此和喪

為然其改廬之後則每事有爰具於禮又儀禮

喪服何疏云在中門外去哀親之在外寢苦也

哀親之在草故以此云三稜三升寢枕塊按大夫已

上女若士則大夫高子為士女以行大夫禮若正士

則枕草象如履三升半成布三升朝記所云齊晏  
平仲為其父唐麟衰斬枕草是也但平仲謹為父  
服士服耳今案枕草皆不敢未安之音三原  
云其甚此故果不必於此分別齊魯釋文引王儉云  
夏枕草冬枕草亦是晏子父卒在冬月故枕草  
和蓋就當時所見而無載之不必合經典也

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

注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練服者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士  
禮其家臣老字不解故譏之

正義云朝記云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  
去之喪服也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去  
之喪服也士服水被記文則大夫與士喪服不  
同記是後人所記二當時之事今此自晏子反時  
以從正其內而表不解謂晏子為失故據時所  
行而譏之也晏子其父始卒則晏子未為  
大夫言晏子為大夫去禮喪服大夫之子得  
從大夫之法

曰唯仰為大夫

注晏子惡自己以行時失禮故孫辭畧答家老  
正義云檀弓云魯穆公之母卒使人向於曾甲曾

申對曰哭泣之哀者斬之情體也。食自天子達  
至於天子以下其服父母尊卑皆同。今大夫士之異  
異之所行是正禮之言唯即曰服不支服我且大夫  
乃服士服又言己位卑不以從大夫之法在是鬼  
其直己以斤時之失禮故孫辭略答家老以家語曾  
子向此多孔子云是女平仲所謂能辟害必不以己  
是而殺人之祀孫辭以辟答義也支家語雖未必  
是孔子之言要其辭合理如王角与杜皆為此說鄭  
玄云雜記引此仿言晏子云唯所為大夫此平仲之  
道也鄭又云雜記士有又斬其縗九三升半而三升

不得言縗之精麤也三升半成布而縗三升故云麤  
縗在前斬之間又云士有母衰五升縗而四升為  
兄弟衰六升縗而五升鄭玄以雜記之文士有父母  
兄弟之服不與大夫同日皆縗細降一等其縗數  
与大夫同但雜記之文記出好之制以當大夫与  
士有異故為此解非杜義也樂履經記禮記  
記正美我云案聖禮論王子云喪禮自天子以下  
公以考故曾子曰哭泣之哀者斬之情體也食  
自天子達且大夫之與与天子上士俱三命故曰  
一也一晉士起大國上即當天子之士也

案家語卷廿六平仲  
士起注云禮後侯

大夫入天子園和士於時平仲之言唯即為大夫謂所侯

葬廷尚味乃即得解也

之即當天子之大夫非通辭也

師乃曰桓大夫而行之大夫之禮身事而云謂

高行簡表服禮制遂壞厚厚即古政晏子患之故

服廣齋衰枕草於當時為重是以平仲云唯即為大夫

遜辭以辟害也又晏子云所侯之禮三年之喪各疏

之服所辨之令良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又此

記云端衰表車皆古等又家語云孔子曰平仲

也王而謂大夫與士異女大夫以上在喪劍時弁經士

冠素委貌馬昭答書中曰雜記云士女為其父母

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女士服是大夫與士喪服

不同女而謂云云古等則足之此皆強說也鄭與言禮

強辭詳云士與大夫異女皆是取也尚軒涼非王女

之達禮小功輕重不達於禮鄭言道女不異於達

害融意以王肅與鄭其義略同如融之說是

周公制禮之時則上下同當喪制無等至

後世以來士與大夫有異故記在戴之鄭因

而解之禮是鄭學今申鄭義云端衰表車

無等在端正也正為衰之制度上下無等其服

精麤聽卿与大夫有異也又曾子云斬之恆為  
一等無妨服有殊異耳若王肅之意大夫以上并  
經士唯素冠此亦得施于父母此經云為昆弟豈亦  
并經素冠之異乎此是肅之不通也杜元凱注左  
傳說与王肅同服度注左傳与端衰喪車無等  
其衣之向晏子之答皆為非禮並与鄭違今  
所不用也案杜氏從王說然王意亦未盡合沈  
彤駁之是矣禮書百四十八亦不取鄭義云此蓋  
周衰禮變而服于是有等故大夫以尊而俾服斬  
衰枕由士以卑而屈服疏衰枕草而已禮記或記先王

或記末世其可以末世之事而論先王之時哉鄭氏  
以此為真先王之禮宜乎王肅之所攻也徐氏讀禮  
通考四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天子且上達大  
夫安得獨異雜記所云當是末世之敝孔子論晏  
平仲可知鄭氏亦言大夫与士異在末得備尚止  
疑麤衰屨在齊斬之向王肅致疑在喪微時并經素  
委貌之異然則服或有精麤而喪期則未有之有  
改也而馬昭及鄭氏王肅西背經孔子亦詆其不  
通何与且禮記左傳皆孔子作疏乃于記力詆王肅  
于傳則又是之可見義有所屈而張融之說洵不

易之論也

十八年去白狄始來

注白狄之別名未詳與魯接壤故曰始

夏晉人執術行人石買於長子執孫蒯于純留

注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孫蒯不書父在術

蒯非也

水經注光水東逕長子縣故城南周史辛甲所封之邑

又方輿紀要長子城在潞安府長子縣治西南純留

地理通志作屯留純留本屯留也宣十六年晉滅

之為邑謂之純留今屬山西潞安府今潞安府城

留縣東南十二里大略表作十里

為曹故也

注前年術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焉

獻子荀偃

夢子與厲公訟弗勝

注厲公獻子所殺

公以戈擊子也

說文云戈平頭戰也從一橫之象形詩無衣修我

戈矛仔云戈長六尺六寸釋名云戈句矛戟也陳

啟源云戈戟皆句兵但小枝向上為戟平之由戈故戈之  
崇戰名而以句字別之句字以其橫也刃不向上  
而鉤之羊肅注音義云戈形旁出一刃之戟形旁  
出兩刃也

首隊於首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

注梗陽晉邑在太原晉陽縣南自平巫名也夢弼見之  
在杜地名致味云昭二十八年魏伐為梗陽大夫史記  
趙惠文王十一年秦取梗陽即此界今太原府作  
源縣有梗陽故城趙世家注引括地志云梗陽故  
城在信源縣南百二十步而一統志云在縣南百二十里

而紀不同必有誤一統志謂今省信源入徐溝縣

伏日見於道與之言曰

注巫之夢見獻子與厚公訟

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子於東方則可也

注巫知獻子有死徵改勸使快意也

獻子許諾晉侯伐者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鼓

注玉又玉曰鼓

而禱曰君環怡特其險負其衆庶

注環者靈公名負係也

怡亦特也兩字一義



案謂背盟陵虐神主

注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

曾臣魋將率所保以討焉

注魋魯平公名和臣也時上有天子以愆告神曾臣

孫來臣

見傳書司馬相和孫其注

曾臣魋也曾臣孫曾孫之子我

其官臣偃實先後

注守官之臣偃獻子名

案其官謂平公之官承上曾臣魋而言故曰其臣偃

則討神言程平公之稱臣魋也

為捷有功無作神羞

注羞恥也

官臣偃也敢復濟

注偃信巫言故以死自斷誓

唯尔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渙果之言曰  
伐齊

注渙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不庭

之有侯御宗許平陰鄭一防而守之廣里

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之有門於門

外作壘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

各本實錄云平陰古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今屬東  
平州江永云今案平陰與東平州今皆屬秦州  
府今平陰亦古虜縣地水經注云濟水自臨邑縣  
東又北逕平陰城西京相璠曰平陰者地在濟北虜  
縣故城西亭十里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水道  
所由名也防門去平陰三里南侯璽防門即此也  
按戰國時七縣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鉅防  
即防門水經注又云今防門北有光里高人之曰廣者  
与老向此說与杜異今案杜言平陰城在虜縣東北与  
水經注相反與郡國志云濟北虜縣有平陰有防門

廣

有光里據此則杜說非也夫平表云璽防門即齊  
長城之始戰國時七國皆有長城齊城即託於此  
郡縣志故長城首起平陰縣北二十九里案管子輕  
金篇云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且桓公時已  
有長城非託於齊靈也蓋管子一而指長城  
僅以泰山為界此後託于戰國屢次增修梁乃表延  
至於海耳通志云長城鉅防在肥城縣北十五里自平陰城南  
起首鉅防北達長傳縣境泰山之西北有長城  
緣河經泰山于鉅里至琅邪臺入海音記云齊宣王乘山陰之  
上築長城東至于海西至濟州于鉅里以備楚竹書紀年云畢惠成  
王二十二年齊築防以長城長城舊屬平陰合自防門起在  
平陰五道山嶺又東逕長傳縣南之長城鋪循泰山之陰又東逕歷  
城縣南之長城嶺又東逕萊州縣北之長城嶺與平陰巨縣接界  
又在平陰之長城嶺又東逕萊州縣北之長城嶺與平陰巨縣接界

縣南之大嶷山又在蓬萊山縣南之大平山又在蓬萊州北之  
高梁山而南徒濰洛水循卧牛城度高華山嶺又南逕臨縣  
南之長城山嶺度雷石山又在蓬萊州之北  
山在蓬萊州北六十里

風沙衝口不能戰莫守險

注謂防門不足為險

非能守險之士門焉吾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

注析文子齊大夫子宗

曰吾知子散遷情乎魯人皆信以車千乘自其鄉  
入改許之矣若入君必其國子蓋圖之子宗以告公恐晏  
嬰聞之曰君固在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

注不能久敵者

齊侯登巫山以望吾師

注巫山在齊地縣東北

御臨見云齊地祀巫山一名孝堂山在平陰縣東

實齊云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北七十五里有孝堂山

即齊侯望吾師所望也江永云肥城宋省入平陰

元復四直是肥城近平陰今屬泰安府水經注在

山在平陰東北不言肥城在後漢書肥城入虛縣

故也今案一統志巫山在泰安府肥城縣西北六十里

孝堂山相傳郭巨葬母於此

晉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許而疏之

注行候以疏建旗以為法示眾也

高誘淮南道在初注云疏多以謂分布旗幟以狀之

使乘車左左宗右儀以許先

注儀以衣服為人形以建旗以先驅校勅記云宗存是利奉服作物

案以神先使適敵人目目莫辨虛宗也

與曳柴而後之

注以揚塵

兼子云塵者而敵在車來也車來行疾故塵為起  
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

注脫不張旗幟幟

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業齊師

其遁

業鳥鳥當作鳥鳥莊子云鳥巢在虛也無人聚鳥

獲獲故業也楚子元伐鄭謀去告曰楚之幕有鳥乃止梅

元臣云敵人攻玄然言壘空虛鳥鳥去猜來其其上師

和命也  
曠以此知齊師之遁

邢伯告中行伯

注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獻子

邢伯中公孫臣之子

曰有班馬之聲

注夜通馬不相及故鳴班別也

宋祖船還也郭璞注引何曰般馬之聲耳班般還古字  
通惠林云高書班瑞于屋后史記班作還者師夜遁馬  
鳴聲漸遠故云班馬之聲沈欽韓以馬中乘馬班引  
虞翻注班躡也馬不進今案馬不進是仍聲耳者  
師夜遁何以見其躡而不進此安說也

者所其通和向古音後曰城上有鳥音師其通十一月丁卯  
朔入平陰遂從者師夙沙術連大車以塞隧而殿

注此術所州守險  
釋文云隧在遂道也考工記匠人釋文云隧本亦作遂

殖停之郭曰取曰子殿因師者之屬也

注有人殿師故曰為屬

殖停  
子先于爾殺馬於隘以塞道

注恨二子故塞其道  
水經濟水注云實錄各北出南格馬山北連盧縣故城其山即夙沙術殺馬塞道

注脰取也  
曰止  
州賓見也其先食采于州因以為氏

今殖停止

將為三軍獲

生乃俘虜

大事表

案元和志臨馬山在齊州長清縣  
東南二十五里夙沙術塞道因名  
臨馬山

不止將取其衷

不止復射而矢中央

顧曰為私誓

殖縛令其私誓

州縛曰有水日

注言必不殺文明日

乃取弓而自縛

注反縛

釋文云取本又作取音同周禮送人送土均小司徒注

忘云取讀為取音同字

其右具丙

注州縛之右

亦舍兵而縛郭景皆衿甲而縛

注衿甲不解甲

後文云衿衣系也釋名云衿禁也禁使不白解散也

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報逐得左魯術獲攻險

注險固城守也

攻險則失所憑據

己卯前偃士司以中軍克京苑

注在平陰城東南

郡國志云濟北國虛縣有景首山京景首義門通志云  
景首在肥城縣東北境  
乙酉魏濟寧及以下軍克部

漢書一廢一死其子盈佐下軍平陰西有部山

魏志云部山在平陰縣西十二里杜注云魏志記疆理

書云部有二襄十三年取部是也國此年克部是

部地今案二部當俱以部山為名

趙武韓起以上軍圍虛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圍伐雍

門之秋

注秦圍魯大夫趙武及其共伐我之雍門者城門

呂覽慎大故動篇云者廷子帥其師卒以軍於秦圍高誘

注云秦圍城門名也按此則秦圍也人名也不知杜

何所本淮南覽冥訓云甲注云雍門者西門也戰國

策孫子謂田忌曰使輕車銳騎衝雍門注云者西門

也列子湯問篇韓娥之者過雍門雍門猶南歌假食

而此雍門又與水廣鏡云說文繫傳於我古我左氏傳或借

此為概字七牛反新雍門之概作我曰安未得書東方朔及

貨殖行注皆以我為概即概字曼子去也秋云景公登

於青室而生見人有斷雍門之楛者蓋其處多美材也

又檢云篇我且留反其也引此付文為證則水經淄

水注引作我古正與云篇合未可謂謬今案概正字

蘇假字雍門為各名勝之地仍至生有也蘇字多且伐之  
仍用印用之隨之實皆有仍至遠伐雍門之蘇說文櫟櫟

梓互訓者民要術蘇梓二木相類白皮者角女為梓似櫟  
有角女名角櫟或名于櫟黃氣去之為柳櫟亦呼荆

黃櫟郭璞注釋木櫟栲性上疎離生長櫟而太息

曹植詩走馬長櫟間蓋櫟木極長故曰長櫟櫟櫟

山海經苦辛其狀如栲注云即櫟字也說文櫟長木兒

所謂長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

馬廂門之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

徐鍇曰左何斬雍門之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

所謂歧中又有歧

於記鞅門于雍門其御追者以戈殺大於門中

注殺夫示開眼

孟莊子斬其櫟以為公

注於于子孫子連也櫟木名古今韻會舉要引傳注云

說文云櫟櫟也徐鍇引字書櫟本似櫟玉其為之櫟木似

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

韻云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

今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

今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櫟



頌与古字通

乙未焚府以及西郭南郭劉孫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

注二子二皆大支

士弱即士莊子三和士壯伯士渥濁之子咸二年有士莊伯名翠年朔非申池見咸十八年杜注云齊南城西北名

申門齊城在池唯此門左右有池惠棟云淮南子墜形

申門申池在海陽為清田海陽縣劉達指淮前都賦實相瑞言申門即齊城南面第一門

注齊西門

惠棟云呂氏去秋齊桓公死蓋以楊門之扇為誘注楊

外為申池村保京氏為說非也今楚晉既皆城者之四門不為連至海陽也仍以杜說為是

內之名也齊乘云楊門齊城西北門

物傳門于東園

注齊東門

呂覽見實直論齊有秋獲已不用若言又新之東園

左駟追還于東門中以枚教圍園

注枚馬極之圍門之扇也教其枚示不恐

案追還二字無注法儒之卒自解之卒亦謂追還猶

盤桓者之轉追還謂盤桓于門中送客不追之意且

循云二十一年傳州綽云東園之役臣左駟追還於

門中識其枚數故杜云教其枚考王記魯氏為鍾二

鄭司農云

帶謂之等第同謂之枚枚者枚鍾乳也元謂今時

鍾乳便鼓與舞每字有九面二十六面圖上以鐵釘

布之有木鍾乳故三名枚二十一年仔注以木板解枚字

而釋文於傳文出其枚二字云本之作板於是此注其枚

宋本枚亦作板正義云以馬枚數以扇之板便時數其

數則二枚不同今人教物程云一枚二枚承氏所據付文因作枚

數不作板數以圖之板之可數也試以州傳自言識其

枚數之枚證以枚數圖一枚蓋皆指門圖上三乳以枚

數圖程云數圖之枚數圖之即數其枚圖有可數乎

傳文前後自如蒙明杜氏不識左氏屬文句法以十八年之

枚為馬槌二十一年之枚為門板而孔氏以枚教為一枚二枚

均失之矣

齊侯加馬將走之郵棠

注郵棠齊邑

去秋北名攷略云郵棠或言即棠之棠邑也見今山

東萊州府即星縣南十里有甘棠社即古棠鄉

天子與郵棠和馬

注天子先也世宗有文

後文云和字也

曰師速而疾略也

注言別略行其地年久致意

將退美君仍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

犯之

犯之謂君將犯眾突出

天子抽劍斷鞅乃止

說文云鞅鞅鞅也後序書周立早的章前拔佩刀從馬鞅

顏注急就篇云在鞅曰鞅釋名云鞅纓也今新水人謂

上套纓用程中車鞅云纓是夾馬鞅今新城人謂之套纓

甲辰在侵及湖南及沂

注湖水在左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在莞莞

縣至下邳入泗

說文云湖水出琅邪箕屋山左入海

耶郎箕其縣禹貢湖水北至都昌入海也耶三行五百三

十里去州六澤也齊乘湖水水行云出琅邪其縣湖山許慎昌

狀云箕其屋山浦南于云濼舟山廣黑名耳實一山也今傳

風山在莒州莒縣北石里信其侯國地胡渭云說文湘水

出琅邪箕其屋山謂琅邪郎箕其縣之屋山也名箕屋也

今案屋山蓋湖山一脈身之轉後人為讀為屋山水經尚和湖

山可考見也水經又云湘水源出箕縣東北湖山去縣八十二里

東北流入沂城縣界高有湖海其道厥矣武云湘水其字或

又云湘水又東北過都昌縣界又東北入海

又北至昌邑縣城在都

湖山行也

省水作紐或者絲作汨又或從心作惟總是一字得書以  
理去琅邪郡朱虛下其下作紐雲門下橫下折泉下作  
汨上文引禹貢惟留其道又作惟又曰馬文煇云得書  
王子侯表城陽王于左汨侯數封北海按北海郡別名  
汨水蓋汨字之異文又曰通鑑果武帝紀魏李叔仁  
擊于邢果於惟水胡三省注惟當作汨文云沂水出在  
費東西入泗曰沂水出泰山沂水出泰山沂水出在  
或云臨沂山水有二源南源而導世謂之沂北水所謂俗謂  
之魚窟泉俱東南流合成一川齊乘云鄭康成云沂  
水出沂山按今蒙陰縣東北地名南河川小阜之下

有曰狗此沂源也東南逕馬頭固山有泉東流與之  
之合北望沂山五十里殊無別源疑沂山水源古流今  
竭耳胡渭云按沂山在今青州府沂水縣北一百十  
里無沂源又雕崖山在縣西北一百七十里沂水于  
此發源是謂狗泉蓋即康成所謂沂山也臨樂文  
山雕崖疑即沂山支阜之異名齊乘所謂狗泉在  
即北源之魚窟泉其出馬頭固山也南北源之柞泉也  
今案地理志泰山郡蓋無沂水南至下邳入泗也郡五行  
六百里青州漫顏注云沂出泰山案字記云沂水經下邳  
縣北為沂水一水在城北西南入泗水一水在城東屈曲從縣

南水注河謂之沂水通鑑注泗水在南流也下邳縣西沂

水屬南流亦至下邳縣而南入于河今據秦州志

沂水屬大邑禹貢沂屬徐至周則徐入其水曰去漢故

屬古州也

鄭子孔欲去其大夫

注州專權

將叛者而起其師以去之使若子庚子庚弗許

注子庚林之令月公子年

林子用之使楊豚尸宜若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

死不從禮

微其云揚豚

尸官名果履經

云說先奉使為祭

兼王制使皆使豚

尸觀焉因將豚尸

以固官之亦人年人

之屬揚其氏宜

其名昭十七年巨美

引世本穆王生王

子楊生月之生句

付和句揚揚

揚古字通遇

謂月下並當有

宜字固以父字為

注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能先君之禮

將不為也注先君之禮令

安其居養子本曰

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從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

之業其美

注謂已未嘗統師自出

大夫國一其心若之何子二庚之數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

吾以利社稷也見使女稽首而對曰汝侯方睦於首臣注

忠云

注忠云試其辭易也

若不君而能之不可收師而退所以為害君之公辱子庚

氏在也子庚有子揚揚也於宣即子揚名也本有脫文身林之變也揚豚為邑名非

帥師治兵於法

注二襄城縣東北有法丘城

魯案案云水經注無水在歷國國即城南於法丘城也江永云

二襄城今屬河南水經注本件無水又在南江波水注之水受

大宗丘城南於法丘城也案案記名殺略云史記秦昭王四十三

年攻韓法丘接一蓋與新鄭法山俱為南北隘道詳見

信四詳見案案云于此為塞以御水北方詳見法丘城

今存河南許州襄城縣東北果腹經云案案通周書度邑

解王乃封法丘之阜以法高邑盧文昭曰古氏信也子

庚治兵於法即此也去朝歌不遠故亦名高邑案

廣博書郡國志襄城有法丘是

於是子孫伯有子孫也鄭伯伐者

注子孫公孫黑肱

子孫公子舒子

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子謀

注二子子原子西

完守八保

注完城郭均保守

子孔不敢會於師林師伐鄭於魚陵

注魚陵魚山也詳見在南陽界北鄭地

各果實云水折注湛水源於魚齒山今在汝州東南  
五十里江永之關牛城在汝州魯山縣之東南又按顧  
炎武杜解補正引范守己說謂子庚陳浩兵於  
汝之襄城之泝不啻南遷之南陽魚陵不為魚齒山  
今案郡國志襄城有魚齒山

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

注將涉潁故取水適權梁上城以為道是備旃然水出梁

陽城阜聚在入汴

按勣元云宋在梁國李愬本  
城阜作阜

林人尚左子庚為右師或本在序為公子罷戎案襄  
十一年中將戎為右戶則將右師在魚齒戎也吾社地名

攷略云水經注潁水又逕上棘城西又屈逕其城南郛

縣志潁翟有上棘城今在河南禹州南

州屬南  
封府

大事表云

旃然水即索水在今開封府然水陽縣南二十五里北流

入京水後唐同光二年詔蔡州刺史米勣濟索水通漕

宋人每濟京索二水以為金水以之源昂以此梁廢鏡

云案鄭原開元符信記云上封太山過次然水潁旃然

上見里一旃命孤矢射之矢貫旃潛輒滅自尔旃然伏

流於今不餘羊矣案旃然即濟水也溢而為梁遂

名旃然左傳云林之師次于旃然是也愚謂明皇射旃旃

然伏流特當獻媚之辭耳又檢水經濟水注云濟水又

左索水注云水出京縣西南高渚山与东南水同源  
流于右稱然水之鄭原謂即濟水誤矣今案水經注  
索水出京縣西南高渚山其水東南流于高渚  
濟渠水斷汲清州承此始故云汲受稱然亦謂之鳴溝  
蓋因杜之得字王指水為新一說志云索河源出滎陽縣  
南北流于滎陽在滎陽南又東合京水在滎  
滎澤縣南迤于賈魯河王引之云疾言為極徐言之  
為成然成然之合為施與程終葵之合為杜又馬融云  
杜之人言成然關成然皆杜之人方言此施然亦鄭地近  
杜之方言也故以名水

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宛梁

注胥靡獻于宛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宛氏城

釋文云為本又作莖二十五事作莖子馮又稱莖子也事

系取表連事為莖通字費滑在莊十六杜注云滑國

都費河南饒氏縣案今河南府緱偃師縣南二十里有

緱氏城即古滑國謂之費滑江水云成十七年鄭子

驪侵晉虛滑必費滑子也鄭邑今案滑國當為

周二晉鄭二分其地昭二十六年王次于滑用滑也成十

七年鄭子驪侵晉虛滑晉滑也且二年林之師侵費滑鄭

滑也然且是地去案取去常蓋晉鄭之要正也昭二十六



年傳王入于足有麻社注云周地本鄭邑今河南府  
偃師縣東南四十里有胥麻城江永云雍梁鄭二  
邑相近雍氏梁在偃師以南鄭之梁縣今在汝州西南今  
案之哀四年傳為一者三期雍梁及霍社注云梁以南梁  
縣西南地案河南汝州西南中十里有梁縣城裏三  
十年伯有奔梁即此地在今禹州東北

右回梅山

注在崇陽密縣東北

案新昭郡國志引此作西原北顧氏補正云梅山若在  
密縣東北則是新鄭西北矣左丘明云右回梅山侵

鄭東北以郡國志有作西北是也夫尸表云今河南  
開封府鄭州西南三十里有梅山路史云梅伯受  
封所滅河南密縣武王封伯玄孫于黃梅在鄭  
之南子孫以梅為氏今案梅山與新鄭接壤

侵鄭東北至于其守而反子庚門于信于城下而遷

注信再宿也

反女反于前次之地

涉於魚盧之下

注魚盧山甲之下有滢水故言涉

江永云水經注滢水出南陽魯陽縣東北入汝又

云滄水又東通界縣城北出極崑山下春秋襄公十八年楚伐鄭次於魚陵涉於魚崑之下所涉即滄水也

甚雨及之

惠棟云甚古文湛字見林注甚之文莊子天下篇云沐

甚雨節疾風節即攝有標本甚作湛音滄湛雨極久

而必極多云雨甚至甚當讀如字上通

林之師多凍殺徒幾者

殺徒即公羊何子重所謂所殺之徒幾者數百人也

數是也

晉人聞有楚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

不競

注歌女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之曠唯

歌南北風女歌音楚之強弱核勘記云案李滄與本岳本只

服虔云亦云以北律呂為北風以南為南風南風律氣

不至故聲多一此北風去射夾鍾以北南方北流以南考

貽德云案更氏林淳易字存氣聲度周禮大師

後鄭注韋昭注定為鄭氏爰辰圖以所列推服義知

卯酉以北律呂為無射應鍾黃鍾太呂太蕤也以南呂

姑息洗中呂蕤賓林鍾夷則也卯為夾鍾酉為南呂

在十二律之中亦當數之而服舉卯酉以北以南因卯

為春門酉為秋門于<sup>位</sup>居東西之次故舉以指明南北  
律呂之分其實卯酉亦在律呂中也云北風無射  
夾鐘以北風南風姑洗以南在北風內有夾鐘可證  
服本連卯言之言卯戌至卯皆為北也至姑洗  
以南服當云姑洗南呂以南言自辰至酉皆南也疑  
周禮疏脫去南律二字至本疏所引卯酉以北以南  
考以所引注文不全也故不明也云南風北風在保章  
氏<sup>有</sup>半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注十有二  
辰皆<sup>有</sup>風味其律以知和<sup>不</sup>即其道亡矣春秋襄十  
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

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楚師多凍其命乖別審矣  
若然周禮統言之曰十有二風師曠分南北之律呂吹之  
則為南風北風鄭云其道亡矣是鄭君尚所未審  
後學妄測之如此云律氣不至在保章氏疏云師曠  
曰歌北風南風皆據十二辰之氣為風故知風即氣  
也然則言律氣不至明風不至也死聲多在保章氏  
所云乘乖或之也今案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  
軍聲而詔吉凶鄭注兵書曰大師吹律合音高  
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矣失士心宮則軍和  
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力則兵弱少威朋

崇鄭司曲辰引左傳此語為證賈疏云南方火主煙  
悲故將多數怒北風水主柔弱又主逃關故兵弱少  
威以師曠蓋血吹羽微二音而知南北之強弱矣服注北風  
夾舞也射以北南風指洗南呂以南引之云證吹律以知  
吉凶之事之案吹律而言歌風去出聲曰歌以律是候氣  
之管也氣動則風也故曰歌風賈疏云  
多一死殺有也女左功

六器五音為武王向太公曰律者之聲所以知三軍之消  
息勝負之決也吹律試而國軍聲之法也

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

注歲在辰申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

南師不時必無功

注不時謂解歲月

叔向曰存其君之德也

注言天時地利不和人知

正義云歲星右行在辰太率一歲行一次二十八年歲在星紀  
距此十一年卻而數之以年有辰丑年辰子一名姬也言  
此當交之次也周十二月真之十月其月又建亥故曰  
多在西北

十九年去辰保運自河上

前年而至于沂自沂上運至祝柯

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注督揚即祝柯

成十七年我師次于督揚杜注督揚鄭在池與此督揚

異地而同名曰毋侵小者指前者言

執郟悼公以其伐我故

注伐魯在十七年

郟人自滅須句之後信二魯以成周之故出師伐郟郟魯

之盟謂也自謂也文宣以來郟雖仲禮而仲禮未仲禮要盟

不信日尋于戈言年相立而合渙果郟子被執其少息

矣而助者成成也惟惡不悛督揚之盟郟再被執孟子

謂禍福之不自已求之在郟之謂也夫都之謂也魯信

青罪矣然魯備借以保之力貪取其田則去其謂也所不

取也

遂次于泗上釋我田

注正郟魯之界之泗水名

取郟田自濟水歸之於我

注郟田在濟水北今更以濟為界故曰取郟田

既曰郟田則非魯之而取也公羊云濟移也何休云魯年與

郟姜以濟為界竟濟移入郟姜界魯隨而有之今案公羊

仍以知為御移之田而移之又仍以知為魚田此乃古稱之後也

取田之說事刺身偏而重木也若果事由則取事亦無害

備車食夫劉敞云公羊之言象以漸自移而取田春秋乃

宜其居以盜地乎仍仍也

晉侯光得公言晉侯六卿于蒲圃

注六卿也

蒲圃在魯在門外表四年季孫為已樹六檀于蒲圃

在門之外即此也

昭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

服

注水牽戰還之賜唯在先轡

賄荀偃車錦加璧乘馬先吳壽以羅之具

注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車四馬為乘壽以

吳子乘也獻具於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

璧馬為具之先

正義云雜記云納幣一束五兩二五兩二五兩鄭玄云納

幣謂昏禮納徵也十箇為束束貴成數而合其

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一丈也

合之則四丈八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彼郭注說昏中

但行何所言束帛束錦其束多少皆與彼同吳子

乘以十二年卒乘獻此身於魯之人因以其人名之古  
 之獻物必有以先之老子云雖有拱抱之璧以先之馬謂  
 以璧為馬先也案此以馬為貴是信三十二年鄭商人  
 強言以乘車先牛十二牝師謂以車為牛先也二十六年鄭伯  
 賜子展先以三命之服先八邑謂以車服為邑也先之皆  
 以輕物先重物此錦璧而執馬而齊行皆輕於其故以  
 璧為馬為貴之先以輕先重也賤先貴貴則價未必貴  
 璧為馬也今案魯士大可謂先吳孫言先秦先漢以駁杜  
 非也以此為先吳則先牛十二先八邑又作說二耶

首偃瘕疽生瘍於頭

注瘕疽惡創

後文云瘕瘕骨痛也疽癰也癰腫也瘍頭創也玉篇云  
 二疽黃病也多但如左氏作曰首偃疽疽生瘍于

頭疽疽惡創也惡創或玉篇引作瘕是誤以上一字

另下一字矣今致玉篇明云疽亦作瘕惡氏讀書乃

謂誤也今案素問奇病有脾瘕瘕瘕注云瘕執一

也其機直藏論用之脾病名曰脾風其瘕瘕腹中熱也

心出通瘕之志云瘕瘕黃病素問作瘕金匱要略云

黃瘕之病當以十日為期治十日以上瘕反劇乃

難治也瘕而溫者其瘕難治瘕而不渴者其瘕易治

瘕論云其但熱而寒  
 在陰氣先從陽氣起  
 名曰瘕瘕主淋瀝之  
 為之也合居之者不  
 病曰風瘕客膈又云  
 而躁之者中有熱而  
 有章武里曹山則病  
 肺消瘕之又云瘕瘕  
 其脈脈肺之氣也  
 瘕為熱風瘕即風瘕  
 肺消瘕即肺消瘕

生瘍于頭者實樞寒熱病頭部有癰疽者又癰  
疽篇其發于頭名曰天疽其癰大者赤黑不急治則熱  
氣下入漸厥前傷任脈內蓋肝肺十餘日而死矣

濟河及著者疽病目出

注論云 實樞在寒熱病篇云曰太陽有通項入于腦者正屬

日本名曰眼系頭痛傷其經絡目赤而赤而突出矣

大夫先婦女皆反士曰許見其內許後曰鄭甥可

注士甸中軍佐攻向後也鄭甥前吳其母鄭女

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言

注目閉口噤

宣子鹽而極之曰事吳敢不出事生極視

注其末和主 首吳即中行穆子

栗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裔故也乎

注懷子之樂也

乃後極之曰士甸終而不嗣事于裔故有出乃受命

注嗣續也

宣子曰吾侯之為丈夫也

注自恨以私待人

王充論衡天傷篇云荀偃之病卒若自出目出則口噤

口噤則不可喻新死之氣國本病若自出宣子極之早

注行於史策耶



故目不瞑口不潤少久氣衰懷子極故目瞑口受哈  
以自高偃之病死精神見恨於口目之氣其精神魂  
消索不復聞人之言不能聞人之言是謂死也離形更  
自為鬼立於人旁雖人之言己與形絕安能復入身  
中瞑自闔口乎林之成王廢太子高居於立王子職高  
臣聞之以宮甲國王之編而死謚之曰靈之不瞑曰成乃瞑  
成王有知之效也精神聞人之言其後故書自  
眼本不病目人不撫慰目自翕張非神而何曰此後苟  
復教也成王於時德死氣尚盈射從目高而因曰靈少  
久上氣衰目適欲瞑重更曰成目之視瞑與福之為靈偶

成王時人見其成乃瞑則謂成王之魂有所和則宜終  
不瞑也物則太子殺己大惡也加謚為靈小過也亦為大惡  
懷志反為小過有恨非有神也故見示過告人之驗

晉欒黶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注為懷子之言故欒黶欒氏族不書兵異林又不別告也  
狂書夏後告

季子武子如晉拜師

注謝記者

晉侯享季子於宣子為師

注代荀偃將中軍

賦黍苗

注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所保也陰而之長黍苗也喻召伯勞身而程召伯

手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宣明版邑賦亦有

注六月吉布估季征伐之詩以晉任武南出征以匡王國季子武子所以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百功焉

注林鐘律名錫鐘聲也林鐘因以為名

林鐘六月律名字林之銘題勒也賈逵周語注云律

謂六律六呂以均鐘大小清濁也考成也成平也平中和之

聲度律呂之長短以立均鐘以成和平之聲而百官

之道以象而儀之是言度律呂長短然後鑄鐘

聲也律遂以律名鐘也鐘聲也林鐘故以林鐘為名

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文銘天子令德

詩天子銘德不銘功

於秦邑銘論云若乎慎細黃銘之楷夫所謂天子令德也

若黃帝有中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誠殷湯有甘誓之

勒而堯舜有丕顯之銘武王踐阼於太師作席几楹

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周之廟全人銘以慎亦所以勸道

人主助於令德也。昌高作用太師封於晉其功銘於  
昆吾之冶獲寶鼎於美陽仲山甫有補衮廟誠百辟  
之功周禮司勳凡有大功在銘之太常所謂法侯言時  
計功也。有宋大支正考父三命滋益恭而莫侮術孔性  
之祖也杜叔隱孫滂陽左右獻公術國賴之皆銘于鼎  
晉魏顆獲杜回於輔氏銘功於景鐘所謂大支和伐也  
法侯言時計功

注舉以時動有功則而銘也

大支和伐

注銘其功伐之聲

今稱伐則下等也

注臣大夫故

計功則借人也

注借者力也

因人成事

言時則妨民多矣仍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一而仍以作鼎大  
器

注且舉也謂鐘鼎身為宗廟之常器

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  
其死若以銘之小國幸於大國

注以勝大國為幸

而昭所獲馬以怒之亡之道也

注為城西郭武城付

有侯與于魯曰款懿桓也子其姓懿聲桓生先以為大子

注兄子曰狂款懿皆二桓母姓因以為號懿聲皆後

注子仲子我子我子雙

注許子汝妻姓也二子皆宋女

許子內官名管子我篇注云中將許子內官之號也

哀五年仲子弒子弒而弒之子於雙許子之官也一職與此曰

杜注謂許子庶公子非也仲子我子我子並曰為許子之職也

注仲子我子

仲子生身屬許我子

注屬許之

我子我以為大子許之

注我侯許之

仲子曰不可廢也常不祥

注廢立猶之也

向以侯我廢也立長子許立而廢之為不祥也

注事終成也

昭慶之句紀為先已列于許侯我成

先之立也列於許侯矣

注列於侯之也

昭度云謂先數臣行侯自征伐會盟案二年盟雞澤五  
年會于戚是年殺州九年侯鄭曰盟于戚十年會吳于柘十一年伐鄭  
今無城而廢之曰盟專點侯

注昭度已有此侯之尊

昭度云專獨也先比于侯列于盟不可點也

而以茲在不祥也

昭度云以茲成之事犯不善

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逐大夫先

注廣而徒之在部

使高厚傅牙以大夫子風沙術為少傅有侯疾霍杼微遂先

昭度云微遂一遣也下取逐者兼有字林云微遂行也古之

而謂微行微昭皆遣燕逐使人不與見也

疾病而立之

昭度云疾困也而立大夫子禮禮檀弓弟子寢病注云之病

夫殺戎子

注終言之

尸改朝祀禮也攝人之刑

注無點則之刑

昭度云攝人從人女也故不為制刑及犯惡從男子之

刑也初雞昭云犯淫則男子割勢婦人閉宮堂為

從男子乎今案不為制刑左言甲攝人犯無刑也

同書大記云之病外內皆攝注云疾困曰病時因居之疾立太子蓋居尚未卒也

之疾

謂疾

特刑皆為男子而設不專設婦人之刑之制耳詳五刑  
之立惟宮刑並之官男女皆刑皆主男子若有兩犯過  
惡皆準男子之五刑之杜言婦人去里則則三等  
之刑與服說異

雖有刑不在朝市

注謂犯死刑去廷不暴脚

壬辰晦齊靈公卒

注經書七月辛卯先定位而後赴

外莊公即位

注太子光

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幣風沙術易已術奔高唐以報

注先謂術殺公易之高唐在祝柯縣西北

去其地名攷略云去襄二十一年復討公子牙之堂執

公買于句瀆之丘二十八年買在句瀆之丘

堂而作買後又作買字聲相近

必有召之反其已哀六年四王豹于句堂買之丘皆此

句瀆之丘在臨淄城內則未必然宋有句瀆之丘即穀丘

句瀆之丘在臨淄城內則未必然宋有句瀆之丘即穀丘

見桓十牙及許人皆未出境必非此也今案魯之有句

堂買之丘殺于許于生堂買之丘生堂買地句堂也

地理志濟陰郡句瀆為劭曰左氏傳曰句瀆之丘也宋謂魯

東相塔

之句讀當在齊魯之邳水行注云古唐者一西可本平原縣

一統志云古唐城在濟南府禹城縣西南禹城縣今屬禹州濟南府禹城

縣北四十里今通志云在縣南五十里今案表二十五里祀佗

屬東昌府父擊於古唐村云古唐有古別廟蓋齊之宗邑也

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行也

注禮之常不必待君命

表我之時所候互相侵伐乘人之喪以興師者多矣士

句獨能守不伐表之禮蓋當時之所見也

於四月丁未

注於四年四月

此是追述之辭

鄭公孫蕞率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

秦也

注十四年晉伐秦子蟠見所候師而勸之濟涇

六月晉侯請於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注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以行禮義禮傳言大夫有功則

賜服路

正義引何休膏肓以天子車稱大路所候車稱路車

大夫稱車今鄭子蟠所候之大夫耳當與天子士句賜

其車兩名曰大路非正也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為不正則言不順於義左氏為短鄭氏為高言云即

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曰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

和路也王制師為大夫詩采薇正義今案杜氏釋例以子塔和

孫而賜大路皆是車路木路取用車云孤乘夏葛車即

乘夏葛車路也田術木路賜善國乃路之且取下字以此

二在在大路之中故蓋如五此然在明文子據也二十四年

穆和自少周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与此並同杜謂天

子所賜車之想名今謂大路也所以尊天子之所賜也曰大

路非大路之專名大路也孔數達云用禮天子衣冕上

公亦稱之衣冕天子析羽為旌旆侯及大夫亦稱旌又天子乘

官和太師卿飲後禮君賜乘三和太師此皆名曰於上

則以大夫大路何獨不可曰於天子大路之名乎使

以行在謂臣極車行也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並其室

注灑藍齊地

今案灑藍云灑藍當在臨淄郊外案臨淄縣屬山東也

州府

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注從解從不言崔杼殺而為國討文

曰殺其大夫此為先使崔杼殺也故曰其大夫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

注專權

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注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

與純門之師

注前年子孔召林之師至純門

子孔當罪

師古曰志安謂西宮其罪重漢書陳湯傳注師古曰當

評安正其罪也

以其甲乃子卒子良氏之甲守

注以自守也

子卒即無丹子然之子子良

士子死之子士子孔公子志也皆出於良氏杜氏也族語云大

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奪其室

季氏士子孔公子志穆公于大季子子良通志氏族畧云

鄭穆公之子有二子孔此大子孔謂之大季氏即公子志

之後也

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奪其室

省舒殺子厚而奪其室子展子西殺子孔而奪其

室皆為私也

果履絕云云鄭公  
 子嘉字子孔桓桓  
 又有公子志謂之士子孔  
 並穆公之子 莊公三  
 主鄭穆祀主物國  
 後為部 路史國名案  
 傳云二子孔則知公志  
 亦字子孔其稱士子孔  
 終為士六官故稱士子孔以  
 別之古並部通用更十二  
 事行昭注以部部為所  
 邦字主隸結實別實碑  
 陰山下並為下部是也

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

注亦以國討為文

子然子孔宗子也

注子然子也

士子孔是穆之子也

注宗子是穆皆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

注穆之班而宗子而相親也

注而也

士子孔之相親也信之四年子然卒

注鄭信四年魯哀公六年

簡之元年士子孔卒

注魯哀公六年

司徒孔實相子也年子良之室

注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

司徒孔即公子嘉子孔也

三室也

注言同心

故及於孫

注二子并及孫

子曰單子良公奔楚子革為右尹

注于革印鄭丹

鄭人便子展當國子西莊而立子產為卿

注簡公孫幼攻大夫當國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

注夙夕術以叛故國

唐封印子宗慶克之子

冬十有齊侯圍之見術在城上發之乃下

注術下与齊侯語

向守備焉以無備告稱之乃登

注齊侯以術告城稱而禮之則生之術志於戰死故

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

賈逵云術下与齊侯語齊侯以術告城稱而禮之則

生之術志於戰死故

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案杜注皆用賈氏之說

服虔云齊州誅術呼而下与之言固力取之乃為

揖之信令登城仲博以為齊侯獲術之惡而下云向

守備焉向術之守高唐在術之思信故今原作守古

以在備告齊侯善其言故揖之乃命士二年登城此說

近之案此乃服虔辨賈說之失也仲博在江表之字見

釋文錄案仲博汝南人昭二十七年傳云母老子弱是也若我何

彭仲博曰高唐之字是也若我何我母在戰當亦何我字

當在若上正義而致服引其說也街懸而下街既見者侯而

惟此二道下城內非下至城外也云街之守名唐古明非向街也街

年恩信故今守古以年備者明以實告之也者侯善其

言故捐之古明捐守古非捐街也乃命士卒登城古明

北街登城以服以彭說為近理故從之

開師將傳食古唐人殖師工僕會夜能帥師

注開其會食二子者大夫

灑

傳綠城而上也師者師也二十一年商工僕漢書卷九十七年

妻氏陳按此列二僕氏名會也街開者特傳城乃夜會古唐人使

古之妻知者二子因其在備

縣後知師說文云隄以繩有所懸也古秋付曰衣隄帥

醴術于軍

醴古於者侯之軍

城西郭懼者也

注古羊古二音侯者又鑄其器為鏡故懼

者及晉平即于大隄

注大隄地關

名果不果或曰在今高唐州境峯州屬在昌府

故穆叔會於此宣子于柯

注古二音平魯懼者故為柯會以自固

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一四章

注四章子曰控於大邦誰因誰往控引必取其利引大國以自

救助

首章說此時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

五章八句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為一章與傳合文

十三年鄭子字賦載馳上四章義取控於大邦

意與此符上同

叔向曰所敢不承命

注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故許救魯

穆叔曰

校勘記云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且利本叔

下有得字是也今案唐卷于本亦有得字

之奇極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魯明知齊狂服而乃鑄鉦書而蓋銘功城武仲所

術石共子在平

注石買

悼子不衰

迺買子石也

孔成子白

此處云鑄也  
孔成子孔孟鉅也本術孔也其教達也其間叔毅二生成叔孟鉅

是謂歷其奔

注歷之程按也

正義云歷左例也抄例者按根按之歷之程按也

必不有其宗

注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二十八年及莒平子西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

也

注莒公數伐魯前年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後共

盟結其和

齊成侯莒平

夏盟于澶淵齊成侯也

注齊與晉平

齊有內亂故受盟之速士旬伐齊聞喪還師或云  
有以感其心歎

鄭人驟至以社侯之事弗能報也

注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

秋孟莊子伐鄭以報之

注以盟而伐之非

三百為我故報其君而分其田報之甚矣今又伐之報  
揚之盟之報何也

此齊公子上變報以蔡之晉

注昔楚

楚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注与兄同謀故

案公子履若与兄同謀必不奔楚之兄既受害恐

禍及己故出奔胡瑗責其不能固支履以一人之力何

能敵國人以叶責之真惡庸儒論也

陸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

注二履陸即楚黃偏奪其故

王符云慶氏將出

趙汝林之曰与蔡司馬曰謀

注曰殺之言

楚人以為討

注討責也

公子黃出奔楚

注本亦楚自理

賈逵云稱名罪其偏案偏去二子畏罪之偏已死畏

其偏君要氏以稱名為罪於傳無微七年公子黃

之執亦出於二子之謀蓋其執去黃之謀蓋也

案故曰非其罪也

初蔡文侯執之乎二首曰先君与於踐土之盟

注先君之侯父莊侯甲午之戰立盟在僖二十六年  
晉不可言也且兄弟也畏林不能行乃卒

注宣十七年文侯卒

林之人使秦不為也

注徹伐也

公子變動也從先君以利秦不師而死書曰秦殺其大夫公子  
變言不與民同也

注罪其違命

不與民同也左言去林之言與民不同是罪也  
之意杜氏以此為非殊失左旨

陳侯之弟黃出奔林之言非其罪也

注初弟四非陳侯及二慶

案稱弟止四非陳侯耳陳侯能信二慶之讒至使  
弟出奔奔故歸罪陳侯若二慶之罪則不待言也

公子黃將出奔呼曰國曰慶氏左道求專陳國暴蔑  
其君而立其親五年不滅是左天也

注為二十三年陳殺二慶也

公子和聘于齊禮也

注齊魯有怨朝聘終今始復通故曰初雖好息民  
故曰禮



冬季武子以宋報向成之聘也

注向成聘在十五年

諸師駁逆以受享

注段共公子子石也遂以入國受享禮

賦常棣之序七章以卒

注武子賦七章以卒八章取其妻于好合五章

琴宜尔室尔室尔室尔室岳本帶言二國好合

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

宋人垂贖之歸後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

注魚麗禮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其時

賦魚麗武子謂受公之享曰美旨酒嘉穀禮意

禮意厚以亦鹿鳴宴宋嘉賓之意

公賦南山有臺

注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

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輝

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注去所禮意席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

注悼子甯喜

甯氏出武公武公四世孫甯莊子九世至甯喜

曰吾乃罪於君也而乃名藏有汝侯之策曰孫林父寧  
殖出適其居之入則掩之

注掩惡名

若能掩之吾子也若不能掩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  
食矣

注餒餓也

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注為二十六年術侯歸侍

寧殖以武子孫忠賢之後乃與孫林父以射鴻小獲遂謀  
廢立孫氏以兵戰居於原野居臣之間有若高國寧殖

國未志與其也雖名在汝侯之策孫寧同謀然首惡

安歸孫氏富氏陸林父術甲自貽威漸死論子自

也物自艾寧去古謀知從父命而殺君之罪新又何耶

獻公得寧丹喜之專而殺之與二方之殺里之克鄭之殺傅

瑕何以異焉林父受孫氏以吾之底而獻不敢問若以術何

也不敢是非知勿中中國居子以是音許不復能霸也

卷之三



